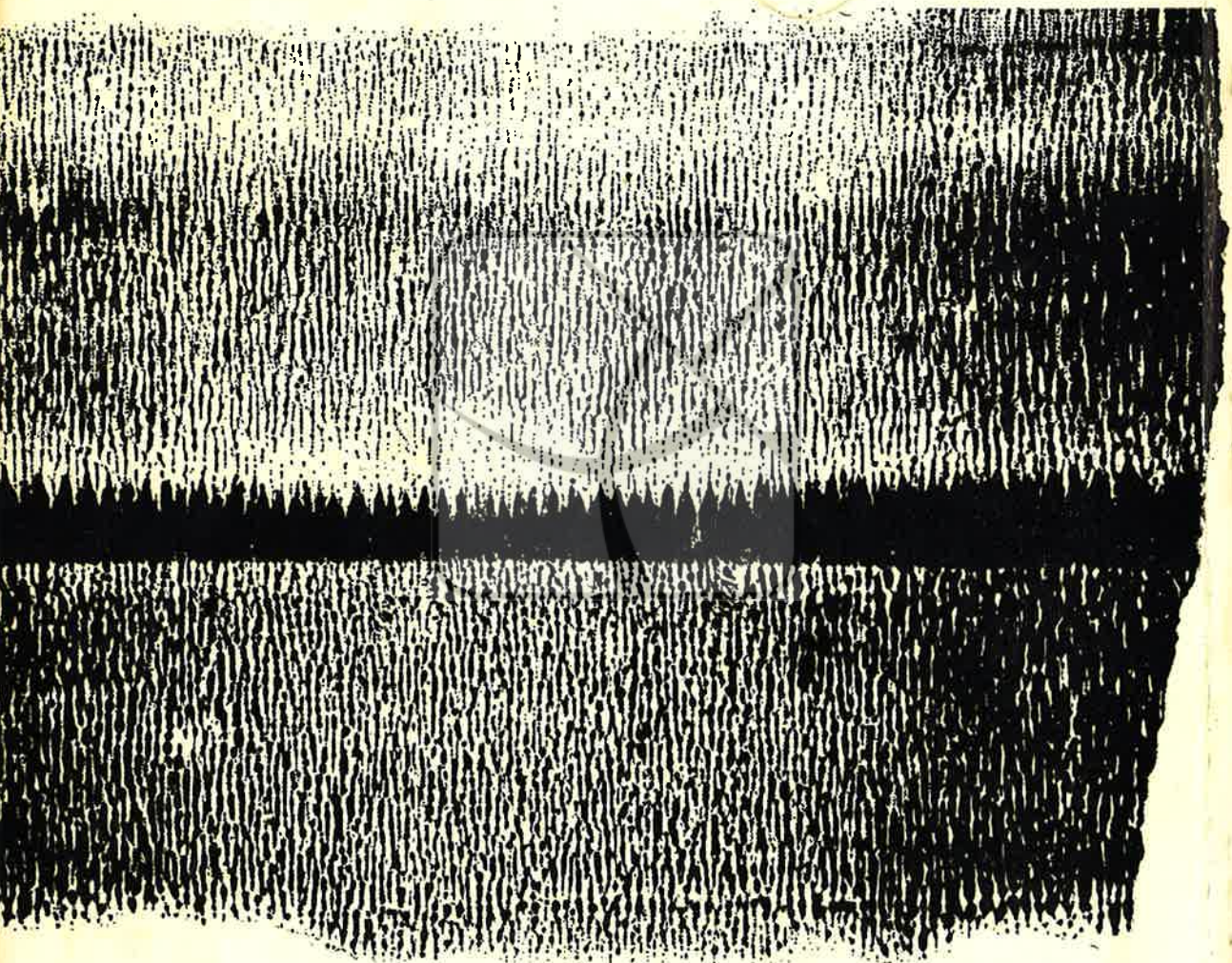


火的得意 泡蒂詩集





火的界限
还是



有一棵樹，
既想結果，
卻連綠葉也抖落。

有一面蜘蛛網，
一夜的甜膩，

却又一次被刮破。

哦——原來是風在搖弄。

有一朵雲，
既想自由地舒卷，
却又在山頭停泊。

有一堆枯枝和落葉

冒着筆直的煙，

像要燃燒却又像要熄滅。

哦——原來是風在靜止。

我像樹，
我像蜘蛛，

我像雲，

我像煙。

任性的抖落

疲勞的工作，

溫情的停泊，

筆直的冒煙。

然而我不知道是磨了什麼。

• 泡蒂手迹 •



詩人之死

里爾克

他已躺下。他那高撐着的顏面
只能在蒼白的拒絕中，在靜寂的遮蓋下呈露；
現在，世界以及關於它的這一切知識
被用強力使之與愛它的人的感官分離，
經已倒退入不能感知的歲月里。

曾看過他生活的人，一點也看不出
他與不常在的一切深深的結合；
這里的山谷，這些草地的草，
這水流潺潺的小溪，因這些曾是他的容貌。

是的，他的臉孔曾是這個最遠的距離，
它仍然找尋着他並且在絕望中向他乞愛；
而他僅有的面具，正生怯地死去，
溫文而敞開，猶之在空氣中腐蝕的果子
再也沒有更完整的實體。

* 里爾克 (Rainer Maria Rilke, 1875 - 1926)，德國現代詩人。

序

易如

當一個人活着的時候，應該做些有意義的工作，這樣在他死後就會留給人們一個深刻的記憶，一個永遠是美的形象。

泡蒂死了。他的死是一個莫大的損失，是一個難補的缺。至少在今後的文藝園圃裏已失去了一個耕耘者，而使到本是寂寞的馬華文壇更加寂寞。

二十多年的時光，對滿懷抱負、滿懷希望的泡蒂來說是多麼的短促呵。他的確還有許多未完的工作。

一路來，他不斷的苛求自己，寫自己熟悉的東西，寫自己的感受。他熱愛生活，從沒有間斷地創作。在寫了一首詩、一篇小說、一篇散文之後，他就嚴格地細心地斟酌、修刪，認真而又默默地工作着。這些年來，他除了短篇小說之外，也寫詩，散文、雜文、書評等等。但他寫得不多，發表得也很少，這是由於他不隨便寫，不濫寫的原故。寫作，對他來說，並不是一件愉快的事。爲了它，他曾經得罪人，甚至荒廢了學業；爲了寫作，他吃盡苦頭，受盡了冤屈，他時常想起海涅說的那句話：「你們曲解了我的溫婉，我可沒有曲解你們的狂妄。」

八九年前。爲了一個信仰，他像所有的年青人那樣，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將來。他抱着理想，抱着希望，不斷努力，不斷的學習，他熱愛自己的國家，也羨歎理想的國土。由於一件小事他與人引起爭執，因此開始被人孤立，開始被人誤解。他想解釋，但不能解釋；他要剖白，却沒有人願意接受。理想，友誼，學業都隨之東流，他感嘆前途茫茫，面對着人情的冷酷，謠言，他只有痛苦，只有默默地忍受着痛苦。然而，他畢竟不畏縮，在這殘酷的現實環境中，他堅信真理只有一個，終於他重整受傷的心靈，再度把希望寄放在書籍裏。在他日夜埋頭苦讀的期間，只有含淚微笑的契訶夫伴着他，他在酷愛契訶夫的同時，更仰慕契訶夫在生活潦倒中的友好史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青柯，可是，在現實生活中他找不到像丹和史那樣的友人，因此，他只好玩味着苦惱集裏的一句話：「我將我的苦惱講給誰聽呢？」

四年的大學生活，一點也不使他愉快。在大學裡，他仍然被人冷視，被人孤立，被人排擠，很不容易挨完了四年，畢業了。他滿以爲畢業以後，有了職業，生活就安定了，誰料到他的職業問題，竟

不能順順利利的解決，他找到一間學校代課，復又停課。最後，雖然問題終於解決了，但那次的打擊已經夠他受了。

收在這集子裡的數十首詩，是他十年來的作品，其中有幾首是他較為滿意、較為喜愛的。作為一個詩人，他的感情是豐富的，而且他還具有浩瀚的想像力，但主要的是他有一份真實的情感，我覺得，他的詩，不是虛構的感情抒發，他寫人、寫景、寫事、寫物都沒有滲進半點虛偽的感情。然而，却有一些別有居心的人，硬將他的詩歪曲了，套上了詩作者所沒有的意圖。「火的得意」、「寫幾個守門人」這兩首詩，在六一年南洋商報的「青年文藝」版上，引起了很激烈的論爭，那些自認為「莊嚴的適當地批評」的文藝理論批評家，所發表的理論，根本不是有意探討問題而是存心不良的，這些理論，多是前後矛盾的。對「寫幾個守門人」的論爭，泡蒂並不理會，對這些事先準備好事先拉攏好的論戰，沉默是一種最好的回答。

其實，因為作品裡出現了一些與現實相似的描繪，就草率地指為自然主義的作風，是呆板拍攝，是有聞必錄，這種「批評」是武斷的，他們的批評也不能以有沒有明顯地道出作品人物的願望來當作區別自然主義與現實主義的標準。而「寫幾個守門人」這首詩，作者主要是刻劃他們的內心與面貌。這兩場論戰，給讀者們看清了所謂「文藝理論批評家」，是怎樣的一副相貌。一個好的批評家，首先他的胸襟應該寬廣，他的理想應該光輝燦爛，他的人格應該是完整的，然而，令人失望的是我們的馬華文壇上沒有一個好的理論批評家，沒有一個類似別林斯基那樣的理論批評家。

使我痛心的，給泡蒂苦頭和冤屈的大部份是他過去的朋友，也許由於幼稚，他們只好自以為是，只好剛愎自用。我覺得，幼稚有時候是可愛的，但，更多時候是可笑而又可怕。十餘年了，在這些日子裏，有誰比我更了解他？他秉性純良，不曾有意傷害過任何人，而他的忠厚，使他原諒那些對不起他的人。

在我們危困的時候，多得許多愛護我們的朋友的關懷，他們不但給我們精神上的支持，也在經濟上更給了我們最大的支援，在這裏，我要衷心地向他們致謝。

當我冷靜的時候，我會這樣想：假如他能够順順利利到中國就治的話，他應該不會這樣早就作了故人。

「給我健康幾年都不可以！」這句話，從他的口裡說出來，是多麼的沉痛呵！

他終於長眠了。長眠了，在荒野中，在嚴寒中，可是，他的精神並沒有死，他，將永遠活着……

寫于六八年十二月十五日

序詩
有一棵樹

有一棵樹，
既想結果，
却連綠葉也抖落。
有一面蜘蛛網
一次的補織
却又一次被刮破
哦——原來是風在播弄。

有一朵雲，
既想自由地舒卷，
却又在山頭停泊。

有一堆枯枝和落葉，
冒着筆直的煙，
像要燃燒又像要熄滅。
哦——原來是風在靜止。

我像樹，
我像蜘蛛，



我像雲，
我像烟。
任性的抖落
徒勞的工作，
溫情的停泊，
筆直的冒煙。
然而我不知道是爲了什麼。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六日





第一輯：寒地的綠意

- 1 在陽光下
- 3 寒地的綠意
- 4 紙花
- 6 夏娃頌
- 8 棄
- 9 哪來的笛聲
- 11 牆邊的祝福
- 13 嘲司芬斯
- 15 我伸出兩隻手
- 16 記憶偎依着黃昏
- 18 心曲
- 20 活力
- 21 默示
- 23 脫韁的馬
- 25 合唱與共鳴
- 26 悼
- 27 寂寞
- 28 雲南園晨雨
- 29 叩門
- 33 驪歌

第二輯：窗的速寫

- 35 晒地的陽光
- 37 黑色的風
- 39 五叢樹下
- 41 白沙浮掠影
- 43 我走在河堤上
- 45 街頭所見
- 46 巷中的眼
- 48 火的得意
- 50 寫幾個守門人
- 52 買醉的人
- 53 下裝以後
- 55 賽車
- 56 困
- 57 咖啡室
- 58 不同的生活
- 60 古屋
- 62 墳
- 63 生之讚
- 68 束修以外的束修
- 70 無痕

在陽光下



經過了霾雨的憂悵
有誰能够不去吝嗇
這一份陽光
這一份溫暖
接受吧！過去長夜裡
期待的煎熬
樂意吧！過去長夜裡
淨化的燃燒

在陽光下——

晒一晒，我儲蓄着的霉氣與陰暗
雖然，這裡那裡，有沙風的迷漫

在陽光下——

我更有個小小的希望
有一處樹蔭
有一份清涼

好讓我們談談辛苦的漫長旅途
以及旅途上時有的寂寞與悵惘
雖然，那年那日，我悲壯地自負
「不要隨便笑
也不要隨便哭」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七日



寒地的綠意

寒冷 死樣的深沉
鎖住了一個冬天的永恒

向着冷的太陽 向着深湛的天
揉破冰雪 攢出片片的苔蘚

蕭瑟裡 帶着冷的高傲
不屑柔風的吹動
不屑烈火的燃燒

死寂裡 留下生的意義
給寒地帶來一份綠意
給嚴冬帶來一份春的氣息

當着更冷的氣氛
慘慘地——綠得更深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

紙花

我求乞

乞求一次的凋謝

沒有芬芳

沒有泥土的氣息

我虛偽

我的人工的美麗

沒有死的生

沒有生的死

我厭膩

我的虛無的不朽

我多麼羨慕啊

生命裡一個時期的枯黃

又一個時期的發芽開花

我多麼渴望啊

有更多的塵埃的封閉

有孩子們的小手
將我的花瓣一片一片撕下

我乞求

乞求一次的凋謝



一九六一年六月廿一日

夏娃頌

讀馬克吐溫的「夏娃日記」

她耽心月亮被人偷掉

她耽心星星逐漸減少

她喜歡花草和泉水

她喜歡池中的小魚

和自己美麗的倒影

她好奇，她愛美

就是不曉得何謂實用和功利

她怕孤寂——

却難得人來體貼

她沒有做錯事——

却要首先提出和議

她很聰明——

却要處處照顧別人

可怕的自尊心

爲了愛——

她願意身體衰弱

爲了愛——
她願意比愛人早死

等到她離開人間
亞當方才覺悟

「她在那兒

那兒就是伊甸樂園」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九日



棄

輸足了童眞

剪斷臍帶

並不是私生

却效姜嫄

將赤子

棄於隘巷

棄於山林

棄於冰地

更棄於

老奸巨猾之間

白眼青眼之間

風俗習慣之間

姜嫄檢柩在祭壇

手抖着奉獻羔羊

三月十九日

哪來的笛聲

哪裡來的笛子聲？

似是熟悉，

又似陌生，

在這麼一個夜裡。

我於是失去了此刻渴望的平靜，

迷濛的夢境，

鮮明的記憶，

縈繞着，當我張開或閉上眼睛。

多少黃昏的綺麗，

多少黑夜的寒冷。

年青的友誼的花朵，

盛開着，在我逝去的日子裡。

朋友，你可記得？

我們熱情，我們慫直，

我們爭辯，我們探索，

我們誤會，我們和解，

以及那一次的臉紅耳赤，
以及臉紅耳赤後的啞然失笑。

附着我們的憂悵與歡暢，
更有笛聲的哀怨與悠揚……

去吧！去吧！

這些絆脚的繩子，
這些溫婉的回憶
不！不！

哪裡來的笛子聲？
似是熟悉
又似陌生
在這麼一個夜裡。

一九六一年六月二日

牆邊的祝福

我們在草地上遊戲

將鞋子扔到樹上

將歡笑交給大海

我們仰望着天空

天空的白雲就像我們的友誼

那樣的純潔

却又那樣的飄忽

我們坐在門外的小樹下聊天

夜深人靜

一片片潮濕的葉子

周圍的亞答屋頂刷上月色

朦朧的月色就像我們的友誼

那樣的美麗

却又那樣的神秘

過去我們是那樣的接近
後來却又那樣的疏遠
如今 便添上了幾重的隔膜

我却在牆邊默默祝福——
願你白天能有一朵停雲陪伴
願你晚上能有一格月色迷茫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九日



嘲司芬斯

我只是個路人

背輕便包袱

行走，躊躇

停泊，趕路

踏着歡呼的草原

默默

穿過謠言的森林

默默

攀登愛情的山巔

依然默默

依然默默

如今

浪跡在這熾熱

然而嚴寒的廣垠沙漠

偶而到了你蹣跚的脚底

照例你要我解答一個謎

——過路的人

你猜，我的身份

——一個神秘的人

我雖知道，依然默默

我不回答

可也不任你吞噬

依然默默

依然趕路

我只是個路人

背着輕便包袱

一九六〇年八月十二日



我伸出兩隻手

在山崖，我伸出兩隻手，
但，只有空谷無限的淒涼。

在海灘，我伸出兩隻手，
但，只有寒冷的氣息在瀰漫。

在十字路口，我伸出兩隻手，
但，只有飛速的生命的車輛在橫衝直撞。

遠處閃爍一點紅，
是燈塔？是鬼火？還是野獸的眼睛？

我曾樂意擁抱一個嚴冬，
終於却抬起頭，仍然伸出兩隻手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日

記憶偎依着黃昏

記憶偎依着黃昏，

是彩霞的富麗，

是晚風的溫柔。

散發着人生坎坷唏噓，

以及兒時呼吸的均勻。

均勻的呼吸裡有

飽滿夕陽的電綫，

像樂譜上的音符，

吱吱喳喳，跳動着黑的點點，

是麻雀？是燕子？

孩提的稚氣不必給予辨別。

側着頭，側着眼，

綫綫的天真編織了明亮的遙想，

繚過電綫、瓦片，

終於停留在玫瑰的天邊。

（當時，何嘗預兆生命的枯萎……）

讓生命的枯萎嘲笑——
青春的發酵以及孩提的稚氣。
讓明天的黃昏來沉思——
今天以及昨天的露水閃光的清晨。

但，現在——

可別無謂地引起墳墓的恐怖，
可別無謂地勾起襁褓的戀棧。
（珍惜吧，這一刻青春的莊嚴……）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心曲

想像吧，比喻吧。

心，是一葉窗櫺，

心，是一葉門扉……

希望的微風，

吹拂在心上，

淺淺的漣漪，

波動着煩惱與歡暢。

溫情的陽光，

斑駁在心上。

片片的綠葉，

顫抖着陰影與光亮。

轉緊吧，彈奏吧。

心絃期待着沉默後

第一次的振音。

讓它細語，
這份記憶與幻想，
這份陰影與光亮……
蘊藏着的——
時間與意義？

不！不！
讓它沉默！沉默！
繼續持久的寧靜，
儲蓄更多的愛憎。
到了燃燒的時間，
到了飽和的意義——
進發吧，爆炸吧！

活力

沒有風的時候

靜靜的黃沙

一陣陣揚起

——混着駱駝的鈴响

沒有風的時候

靜靜的白浪

一排排捲上

——駛進生命的風帆



默示

挾了智慧的翅膀，
人，第一次在太空遨遊，
有多大的驚奇啊！

當看到雲層淺抹着淡藍色的地球。

於是，輕輕地祝福一句，讚美一句——
我們居住的地方，
竟是這般美麗。

古老的神殿裡，幾許的厭世者，
跪在聖靈與惡魔的塑像跟前，
三番四次，祈禱聲中飄出聲聲詛咒，
但願所有的一切，一切都快快毀滅。
於是，散播了一個個可怕的預言——

哪年哪月，哪個時刻，
就是世界末日。

這世界，這地球，
回答了一個深遠的微笑，

他繼續信任：人的理性，人的聰明。
於是。她更進一步默默顯示——

不老的青春，不竭的活力，

無限，無限……

永遠，永遠……

一九六二年二月十六日



脫繮的馬

聽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樂」

降臨了——

那灰色的命運

是怎麼一回事啊

世界突然靜寂下來

不朽的愛人也在這時走開

枯萎了——

你的聽覺 你的戀情

但絕不能迫你放棄音樂

可以有不幸

可以有悲愴

但絕不能在你心上投下陰影

拂去吧——

眉心的皺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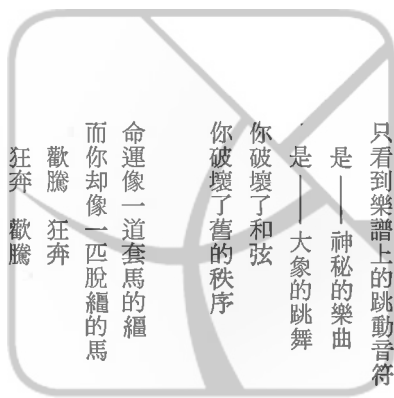
臉上的憂悵

嘴角的嘆息

彈奏吧——

一個郊野的騁馳

一個田園的呼吸
一個月夜的詩情畫意
寬闊的額頭在冒汗
蓬鬆的頭髮顯得更凌亂
搖着羽毛筆桿
揮着輕巧的指揮棒
聽不見任何聲響



只看到樂譜上的跳動音符
是——神秘的樂曲
是——大象的跳舞
你破壞了和弦
你破壞了舊的秩序
命運像一道套馬的繩
而你却像一匹脫韁的馬
歡騰 狂奔
狂奔 歡騰
讓聲響更宏亮
讓節奏更急速
這是力的音樂
這是向命運挑戰的號角
更是——勝利的慰藉
在你的眼睛裏閃爍

合唱與共鳴

帶着力的顫抖

指揮棒的第二下拂動

爆發了

帶着力的激昂

指頭的第一下按在琴鍵上

爆發了

讓歌聲來形容

這顫抖的美麗

讓共鳴來解釋

這激昂的意義

誰說 旋律的終止

就是這開始的永遠結束



悼

跨一步
求索於修遠之路

哲理 冷靜
透一顆赤子之心

滲幾許灰暗
長影隨夕陽下山

向人間揮手
在那一段路的盡頭

新的一年
却婉謝了雪花賀片

風雨黃昏
此刻郊外一定很冷

一九六七年二月七日

寂寞

雲靄、車輛、樓房。
守一窗子的寂寞，
守一日的漫長。

樓房、車輛、雲靄。
兩脚的殘廢，
來自十幾年前的娘胎。

每當我走過，
你總要搖手召喚，
有時失望，有時歡喜若狂。

兩脚的殘廢，
一日的漫長，
召喚一個笑容或一個沮喪。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雲南圖晨雨

清晨的
雨

無聲的
雨

落在嫩綠的
草地

落在柔軟的
泥土裡

像浩瀚的
智識

像貪婪的
學子

在課堂上

在圖書館裡

默默地
思索

默默地
思索

一個
憧憬的
迷離

一帶遠山的
迷離

一個憧憬的
迷離

一九六四年九月十八日

叩門



輕快的腳車，
剪開了路上的薄霧，
偶而一兩响鈴聲……
來了——
詩情畫意的清晨。
穩健的腳步，
踩着潤濕的泥和沙，
踩着花草的露珠……
來了——
朝氣蓬勃的清晨。

可是麻雀在戲弄着屋簷，
可是啄木鳥從枝桠上發出的歌聲？
不！是美麗的清晨，
在輕輕地叩着你的房門。

你輕輕地被敲醒，
揉着昨夜黃卷青燈的疲倦，

揉着昨夜藍色的夢境，
揉着一個呵欠和一雙睡眠。

「早安，姑娘！」

她悄悄地站在門外，
帶着泥沙的氣息，
帶着花草的氣息，
帶着一個早晨的清新，
和一雙鞋子的朝露的晶瑩。

魚鱗般細碎的灰雲，
轉眼就要嬗變出一片晴朗的天；
糾纏着白霧的綠樹，
轉眼就要繫結出一束束的金黃。

大自然的這份秘密，
投落在少女的嘴角，
滲上幾許的凝望，
滲上幾許的遐想
幻成一朵自信的含笑。

她送來了清潔的衣服，
在清潔的衣服上

送來了昨日晒地的陽光，
送來了今晨路上的微寒……

她帶走了骯髒的衣服，
在骯髒的衣服上，
帶走了你的污汗，
帶走了你由於粗心所造成的骯髒……

四年來的每一個清晨，
你永遠只是吝嗇地說着那幾句話，
她永遠只是默默地帶着一抹笑意，
你們可是還像第一次見面時那樣陌生？

你走了——
穿着禮袍，
載上方帽子……

你走了——
沒有片言隻語
沒有話別告辭……

你忘不了——
圖書館的綠瓦上，
蹲踞的石獅子。
湖畔石櫓獨坐嘆息時，

月色的寒冷
附着你的許多幻想，
水塔的深邃黃昏……

你可記得——
每一個清晨，
輕輕的叩門聲，
輕輕的叩門聲，
在每一個清晨……



四月十七日

驪歌

載着幾許寂寞

一艘破船

四年的停泊

綠葉黃花

擠一朵微笑

迎新轉眼又是送舊

有過幾許寒暄

却不見冰河解凍

緣會即聚 緣盡即分散

湖光雲影

既是一個偶然

何妨一個淡忘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三日



晒地的陽光

窗的速寫之一



窗

畫了一框的景色
在風雨中迷濛
在陽光下閃爍

是你閃爍着古銅的膚色
走進窗子的圖畫裡

戴上你的笠帽
掀起醬缸的蓋

一縷縷地上的煙
就是晒場的陽光

一圈圈的醬缸
(黑得像你的臉)

一缸缸的豆渣
(鹹得像你的汗)

可曾提防
晴空飄來了一朵烏雲
雨的幽莽
給你帶來了一陣慌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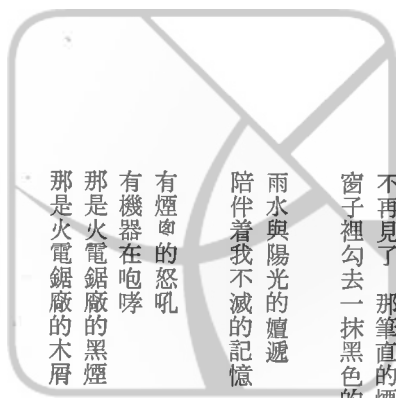
能有幾許的空閒
蹣縮着 你來吸一口濃煙
讓竹煙筒的水泡
潑刺着 寄發一肚子悶話

一九六〇年七月四日



黑色的風

宵的之迹寫二



不再見了 那筆直的煙囪
窗子裡勾去一抹黑色的風

雨水與陽光的嬪遞
陪伴着我不滅的記憶

有煙囪的怒吼
有機器在咆哮

那是火電鋸廠的黑煙
那是火電鋸廠的木屑

煙 董黑了風
風 吹黑了雲
雲 抹黑了天

鋸齒鏽上血漬
泥水滲拌着汗
蒸發 蒸發 蒸發：
卷卷的雲 卷卷的風 卷卷的煙

一撮人的收盤邏輯 帶給
一羣人的聲聲嘆息 以及
一個賣命實力的結局：
靜的皮帶 靜的齒鋸 靜的機器

不再見了 那筆直的煙囪
窗子裡勾去一抹黑色的風

一九六〇年七月四日



五 叢樹下

依一樹的蔭涼，
持久的蹣縮改換
個枕手斜躺。

枝極爲了一份陽光，
傾壓、貪婪、糾纏，
更有我身邊落葉的枯黃。

是他、是我、是你，
蹣縮着、斜躺着——
大家都沒有職業。

何其多的蓬勃朝氣，
何其多的剩餘勞力，
生鏽、廢弛、發霉。

有憂悒的閒逸，
有嘆息的奢侈，
有眼淚的過剩……

當我們的灰色影子消逝，
隨着星星，伴着月，
翩翩地，一對對情侶。

選擇一塊黑暗，
緊緊偎依，喁喁私語……
這就叫做是戀愛。

是多麼的諧和，
是多麼的美麗，
萌芽、開花、結果。

有少女的溫婉，
有青年的天真，
有微笑的人生……

痛苦與快樂循環，
在不同的時間，
在相同的地方。

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九日

白沙浮掠影



一條十字路

一座亞字墓

行人在陪葬

車輛在陪葬

煙塵飛揚

燈影搖曳

生活 天氣 嘆息

一條十字路

一座亞字墓

脈膊跳動着

像是這城市的心臟

垃圾堆積着

又像是這城市的盲腸

生活 天氣 嘆息

白布鋪着酒桌

像荷花在人流中盛開

一羣外國水兵走過。

「約翰」小孩子在叫喊

「約翰」大人在叫喊

「約翰」妓女在叫喊

酒 等待着

酒杯 等待着

開酒的器具 等待着

啤酒的汽

啤酒的泡沫

像在嘆息變幻莫測的天氣

像在嘆息淒風苦雨的生活

十字路是個倒塌的十字架

亞字墓中雖似熱鬧却是虛無

一九六五年四月七日

我走在河堤上

這時，我走在河堤上——
黑的水流，白的泡沫，
有死鷄死鴨的氣息，
有垃圾污泥的堆積，
淡水河只是一條大溝渠。

河的旁邊，下午——
儘是熱烘烘的一片，
人，貨物；布篷，帳幕，
擁擠着，喧鬧着，動盪着。

臭銅爛鐵，
破布舊衣，
有收來拾來的什物。
有搶來偷來的賊贓
討價還價，
拉拉扯扯。
有買者的貪婪，
有賣者的吹噓。
什麼都可以買，

什麼都可以賣，
有人賣走私香煙，
有人開賭場煙窟。

一樣地蓬頭垢臉，
一樣地衣衫襤褸。
有個病態的小女孩，
在替父親看攤。

有個瘦削的吉寧人，
喝醉了椰花酒。
有個失業的工人，
新近當了小販。
有個三輪車夫，
蹲坐在街頭的飯檔前，
叫了五分錢花生，
五分錢鹹菜以及
一碗潮州粥……

路旁的冰廠，
發出陣陣的機器响。
金黃的半空，
飛舞着密密的水沫星子。
這時，我夾在人流裡。

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一日

街頭所見

路上走着個黑人青年

有個白人少女偎依在他身邊

他頭上長着粗硬黑髮

却有一抹金髮撒在肩膀上

黑人忙着說話

白人忙着歡笑

一個露着雪白的牙齒

一個眨着碧藍的眼睛

今天碰上是售旗日

一枚銀幣買了一面紙旗

黑人想別在胸前

白人却改扣在他的衣袖上

一個假裝生氣

一個真真俏皮

兩個影子 一串笑聲

却無黑白膚色之分

一九六四年八月廿二日

巷中的眼

暗巷中

點點紅

眼睛下面

一根香煙

處處後門

女人在燈光下坐着

女人在黑暗中站着

房門又開了

房門又關了

外面垂一張粉紅布簾

暗巷中

紅的煙頭在流動

紅的眼睛在遊獵

他們用這樣的眼睛

去看巷中的女性

去看巷外的女性



眼睛下面
一根香煙
暗巷中
一份沉重

一九六五年一月七日

火的得意

這是一棵小樹？
還是一根柱子？

這是家園的廢墟？
還是曠野的黑土？
夜來了：

有一兩點星光，
有一兩聲低泣。

災區載着人間的冷漠與溫暖，
寒慄地，開始了火的記憶。

——火伸出舌頭，揚起手足，
在風中歌唱跳舞：

好啊，我熟悉的板壁，
好啊，我熟悉的亞答。

好啊，你這又哭又笑的瘋漢，
我給你一個解脫，一個焚燒。

好啊，你這又盲又聾的老婦，
竟敢說甚麼：「我的家園，我不跑。」

——火像是神秘，又似顯明，
在風中得意囂嘯：

我只是天災？

我不是人禍？

自命智慧的人類，

請牢牢記住，

人間有許多的洪水猛獸，
可有更多的紛飛戰火。
就讓我們來較量較量，
倒底是我毀滅你？
這是你戰勝我？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六日

寫幾個守門人

（有幾個印度司閘看管
這裡的一組工廠和棧房）

黑夜儘管來
他們只需要些微燈光
併合幾張繩床
圍坐幾個夥伴
暫且忘却有些夜晚的
淒風苦雨和提心吊膽
耍一回撲克牌
來一次放聲高唱

（生活作弄他們
他們也嘲笑生活）

痛苦儘管來
他們只需要些微歡暢
敲着銅壺與鐵片



拍着手掌與大腿
還有姆指與食指的捺响
彼此會心的微笑
撚一撚卷鬚 翻一翻眼
搖一搖頭 裝一裝鬼臉

一九六一年七月十三日

買醉的人

走出船塢

離開馬路

爬上陰窖

啊！黑皮膚工人

幾角錢

換一杯椰花酒

啊！乳白的酒

五腳基

迷着惺忪的眼

啊！醉人的夜

挨餓的兒女

苦命的老婆

年老的母親

啊！黑皮膚的工人

一九五七年十月

下裝以後

杯中淺淺的苦膩的酒
碟上狼藉的油膩的麵
筵席圍蹣着三個戲子
脂粉還殘留在一樣枯槁的臉上
一個剔着墨黑的牙齒
一個搖着纖細的小腿
一個挖着扁平的鼻子
微垂的頭都一樣地在不斷打呃
從小的舞台到大的舞台
從假的戲劇到真的戲劇……

「唉，今晚是週末
看戲的人還是不多……」

「呸，別老談這些
去找幾口烟吸吸……」

「喂，看看這天氣
好像就要下雨……」

一個談遭遇
一個談鴉片
一個談天氣
但都一樣地有氣無力

走了，他們像幾具幽魂
輕渺飄忽地離開這裏……



賽車

樹被烤焦

路被撕裂

鑽石割着玻璃

沒有停止

踩油於鈍角

踩油於銳角

鬥牛士面對着野牛

角力士面對着雄獅

觀眾的眼睛 賽車者的命運

他要告假

念念生滅

一刹那

困

王子猷偏促於興緻
中夜起吟招隱詩

陶淵明掙脫塵網
却執着於採菊東籬

涸轍之魚想東海之水
神位靈龜想曳尾塗中
人既飛越游離層
却又回到土牢裏落葉歸根

斗室之間

床第之間

一小空間的患得患失
一小空間的愁眉苦臉

咖啡室

太陽惆悵

惆悵於精衛填海

壁鐘憔悴

憔悴於長針短針的拖累

痰 痰孟

煙 煙蒂

痰一團一團沉重

煙一團一團輕浮

椅子坐着抱脚的化石

在分牌下注將青春豪賭

尼采 叔本華 在此玄思

凱撒 拿破崙 在此爭執

不同的生活

同樣是休息

同樣是進餐

你們走出了冷氣的辦公室

他們離開了滿地陽光的工場

你們漠視着山珍海錯

懶洋洋地提起筷子

他們却愉快地享用着

鐵罐裏的白飯

你們的安逸的思索

你們的思索的悵鬱

你們的悵鬱的疲倦

你們手心的冷汗

你們的冷汗生活帶來的灰澹

他們的忙碌的勞作

他們的勞作的活躍

他們的活躍的健康

他們身上的熱汗

他們的熱汗生活帶來的開曠

可是，你們却這麼地驚愕

他們過的是多可怕的生活

可是，他們却這麼地自豪

一粒粒熱的汗，一粒粒白的飯

於是，你們回到辦公室

戀棧着冰冷和陰暗

於是，他們回到工場

踩着滿地的陽光

一九六二年五月廿一日



古屋

潮濕、陰暗
破舊、空曠……

這是一所古屋
也是一間工廠

（一片片帶着鏽的廢鐵進去
一個個彩上漆的鐵箱出來）

門邊一張矮櫈
坐着一個印度人

大的手掌握着小的鏈子
密密地敲，密密地敲

滿身的鐵鏽
滿臉的頹喪

可是無援的發現

自己的體魄

像一隻熊

像一座山

還有一個圓圓的肚子……

薪金只有一塊多錢

可是渺茫的回想

什麼時候開始

古屋裡有了

瓦沙的墜下

青苔的侵蝕……

在這門邊

自己悄悄地渡過二十年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七日

墳

憑弔一位陌生的英魂

帶刺的花草

爬上了墳頭石碑

剝落的名字

更添青苔的蒙蔽

(哦，原來是你……)

生與死的真實

是你給我的銘記

現在，更有了

心的肅靜而淚的沸熱

淒寂、荒蕪

就可算是証據

做爲人們對你

遺忘的表示

一九五九年十月廿三日

生之讀



數不清的年代——
過去、現在、將來。

在時間的直綫上，
人們拌着呼吸的均勻拍子，
對人生的混沌的謎，
以多少的比喻解答。
死去的——

枯骨拌着泥土，
做爲冗長然而短暫的
整體然而片面的記載。

儘管根據枯骨與泥土的記載，
儘管更加上多少的新的比喻……
你可以把人生比喻戰場或舞台，
只有奮鬥或是一個夢。

戰場只有——
朋友、敵人；
黃沙、荊棘。
舞台只有——

戲子、觀眾；
布幕、背景。

這些——

構成你們的戰場與舞台，
構成你們以為的整個人生。

我却這麼認為，
構成這人生的

是明亮的智慧，
孕育藝術與科學，
文化與文明。

一切就是這麼和諧。
是結實的魄力
具現勞動與建設，

美好與繁榮。

一切就是這麼莊麗。
更有

蘊藏着

晶瑩、聖潔、而且偉大的

愛情，於是

一切都溫馨。

二

愛情替代仇恨，
誠實替代虛偽，

愛的溫泉灌溉了沙漠，
真的笑臉替代假的眼淚。

你們看到的只是現在，
我信仰的更是個將來。

讓將來的信仰，
改造這短暫的現在。

讓美麗

戰勝醜惡。

理想永恆的人生

不該只是仇恨的戰場，
不該只是遊戲的舞台。

三

一根草富藏着生命的葉綠素，
更逗留了一顆晶瑩的露珠，

舞動着一片和風，

擁抱了從樹葉縫裡透漏出來的太陽光柱。
活潑的一片綠，

舒展在草原、森林，

更鋪上這裡以及那裡的山脈。

一片雲飽滿着水的蒸氣
更鑲鍍了一角的金邊，

席捲着一片和風，

停留在這兒以及那兒的山巔。

莊嚴的一片藍，
結合了所有的汪洋大海，
更連上天。

早晨的清新，
下午的艷陽，
黃昏的綺麗，
夜晚的星星。

晴天的風和日麗

那個喝醉了的太陽。

而銀箭的雨

綻開了一朵朵水花，

帶來一個神話的迷茫。

春晨的花，

夏天的稻黃，

秋夜的月亮，

冬季的雪。

一切就是這麼神秘。

四

大自然豐滿人生，
人生佔有大自然。

美麗、溫馨，

含蓄而又發酵着愛情。

有人孤獨地唏噓，
有人倔強地摸索。
够了，

別再奢侈地憂悵，
別再愚昧地執拗。
理智，請低頭吧，
就與聖潔的愛情攜手。

於是，
祝福你，
豐富的靈魂。

讓晶瑩的眼睛飽含着淚水，
那麼歡樂。

讓顫抖的雙手擁抱着人生，
那麼舒暢。

智慧，魄力，
和諧，莊嚴，
溫馨，神秘。

跳動着，
串合着，
構成旋律，
構成一支曲。

一九五九年八月七日

束修以外的束修

山崗晨禱

在松間坐禪

四百米跑道

風河沖不走星月方欄

羊齒植物含羞

羞項鍊珍珠的失散

杏壇掛起喜幔

顏淵一簞食一瓢飲

却帶來束修以外的束修

致謝掌鐸人

一似路標

指向所羅門

寶藏

一座敦煌

拋粽子龍舟蓄起

喬叟的剝子鬍鬚

大禹的爬虫圖騰飾着
馬德保半球

講台

紛屑的雨花台

不是衙門

黃卷青燈

硃砂筆却圈點

如山案件

而傳棒人

有牧羊人的守望

肺是兩葉石灰

眼望穿 青出於藍

於是心的花瓣綻放

喜孜孜 心室心房

無痕

梯級，登山一般的梯級

鈴聲躍上，躍下鈴聲

鈴聲到星期口才休息，鈴聲

休息只在假期

花朵的年紀

蹦蹦跳跳的花朵，綻開

在二十分鐘的食堂

他們的眼睛，在我手中

是一串八十四顆的念珠

今天，沒有一個名字逃學，不必點名

沒有人在海灘給潮汐割傷了腳心

而我是紅燈

久久不熄的紅燈

吸引着疲憊又不疲憊的黑眼睛

起立，行禮，却不坐下

我已然踱出課室，背影在黑板

背影離去，帶去留下的字跡

黃灰水，綠油漆，高高的
十字架，籃球鐵圈的網繩
以及梯級，幾十級的梯級
鈴聲响到星期日，不請事假
不請病假，鈴聲
一直响到假期

不要爬樹
不要麻雀般吱喳
哨聲中，羅漢地疊起
青春；拔掉地心吸力，
但今天不面壁，不騰空
沒有測驗沒有作弊
作文簿上沒有評語沒有眉批
我早已踱出課室
黑板早已擦了
早已擦去留下的字跡

一九六八年



記後

「火的得意」這本詩集早就應該問世的，幾經延宕，現在變成泡蒂的遺著。世界常是一個教詩人傷心的地方，詩人應該誕生，他往往也必須在傷痛之中接受死亡。

出版「火的得意」，主要是爲了保留一個詩人的聲音，這自然不同於製造一個蝴蝶的標本。這聲音引導向生命的本源，它盈溢着一種再也不會逝去的、永恒的消息。

我們不知道如何哀悼泡蒂。在深感到言語文字的局限性與笨拙之時，我們僅能譯出里爾克的「詩人之死」，刊在這個詩集的前頭。這個詩集的書名、輯別、詩作排列的先後等，都依照泡蒂生前的意思，在他謝世之前，他已編好「火的得意」。此外，我們收入他的最後兩首詩：「束修以外的束修」與「無痕」。從有標明年月的詩作看來，從一九五七年的「買醉的人」，到一九六八年的「無痕」，我們看出泡蒂與詩在語言文字上的因緣，超過十年。十年來並不是沒有結果，可是，我們不曾感知，在一株相當成熟的果樹之內部，命運鬼祟地擺下了一個連最强烈的求生意志也遮瞞過去的騙局。

扉頁題字由王震南先生執筆。序文則是泡蒂的妻子易如在沉痛之中寫成。對於那些幫忙出版這個詩集的朋友們，我們謹此致謝。

一九六九年二月五日

· 五 月 出 版 社 書 目 ·

1. 牧 羚 奴 詩 集 · 巨 人
2. 賀 蘭 寧 詩 集 · 天 朗
3. 英 培 安 詩 集 · 手 術 檯 上
4. 泡 蒂 詩 集 · 火 的 得 意
5. 南 子 詩 集 · 夜 的 斷 面



書 名：火 的 得 意

作 者：泡 蒂

出 版：五 月 出 版 社 540,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印 刷：萬 國 印 務 公 司 31-35, Choon Guan Street, Singapore, 2. Tel: 79350

定 價：星 幣 二 元 二 角

15th March 1969. Copyright reserved by the author.



泡蒂（黃如石）

一九四〇——一九六八

廣東台山人

南洋大學中文系畢業

著作：

第三個希望（小說）

火的得意（詩）